

第一回 癡劣子游湖獻醜 俏狐仙暗地謀人

假弱妹芭蕉葉變成羅帕
真小姐茶蘼架鬧起金釵
俊龍生討便宜助登雲路
老洞賓顯神通引上仙階

話說大宋高宗年間，有一秀士姓龍名驤，字化之，本貫東吳人也。生得顏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學富五車，才雄七步。雖現出零落景況，卻原屬名門後裔。他嘗說道：「俺先君授河北參軍，母親姚氏封桐鄉縣君。小生不幸父母早喪，喜得父僚胡招討撫養到今。奈值乘輿播遷，每歎功名未遂。正是：

風木蕭蕭無限情，少年書劍苦飄零。
楚廷空抱連城泣，蜀道誰憐伏櫪鳴。

俺向與胡公子作伴讀書，只是此人頑劣多端，薰蕕少合。胡公有女，名曰弱妹，天資俊雅，性質聰明，貌堪閉月羞花，巧擅描鸞刺鳳。小生欲締秦晉之盟，奈無冰人之便，故此逡巡，未遂所願，這也不在話下。近隨胡公扈駕，來到臨安。向有故知白君，家居在此，訂約今日同去尋春。連日被胡兄攪擾，頗不耐煩，不免瞞著他前去龍興那裡。」龍興應道：「有，相公有甚吩咐？」龍生道：「今日我去看白相公。若是胡公子來問，對門上人說，只說到天竺燒香去了。」龍興道：「相公難到不曉得胡公子的心性？莫說是天竺，你在天上，他要來尋著你哩。」龍生道：「你莫管，只是這等吩咐便了。鎖了書房，隨後便來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

龍生道：「果然好一座臨安城也！鳳城佳氣鬱蔥蔥，風景依稀圖畫中。又早到湖邊了。你看湖山輝映，幾派聲歌。小生到來此閒行，不知胡小姐此時做些甚麼來？料想必作女工，沒個蕭郎陪伴，怕刺到雙雙鴛鴦就停針懶繡了。」按下龍生猜疑不題，卻說胡公子宿娼回來，不見了伴讀龍化之：「他一定騙了我到西湖耍子去了。卻也有個緣故，我一向有些慳吝，只要吃別人的東道，自己不肯打破半個銅錢，所以他不肯攜帶著我。我小胡是個乖人，難道真被他騙了不成？只從這湧金門好歹追他上去。」按下不題。

且說白生昨得龍生之書，甚是歡喜。他說道：「小生白元鈞，錢塘人氏，向與龍化之為八拜之交。時下春色暄和，湖上遊人正盛，久欲邀他散心片時，昨有個字來訂約，今日過訪，已曾備下酒船相待，此時還不見到。且教湖船泊在柳州亭下伺候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龍生主僕行來。白生迎接道：「小弟聞龍兄下顧，備一小船，欲同到湖上一遊，在此相候久了。」龍生道：「怎麼好擾，白兄既有盛情，敢不敬領？」白生道：「胡兄怎麼不同來走走？」龍興道：「此兄嫖興甚高，今日還不曾還家哩。」白生道：「這等他不得了。龍興叫船過來，我們開了去吧。」龍興叫聲船家伺候，船家道：「請相公下船。」剛才開船，胡公子趕來，氣喘喘說道：「白兄慢開船，小弟來遲，有罪了。」白生道：「龍興，快請胡大爺下船。」龍興道：「大爺早來些便好，剛抽跳子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我是嫖空的，身子輕，只把手來接著，待我跳上來罷。」遂即跳上船來說：「請了，舟中不作揖罷！龍兄，你怎麼撇了小弟自己來了？」龍生道：「恐怕胡兄回遲，故此先來。不想白兄卻備下酒船在此。」胡公子對白生道：「多謝了！且住，今日勝游，怎麼沒個紅裙佐酒？早知道，待小弟帶了敝表來便好。」龍興道：「大爺嫖的是吳山上的歪貨，到不來也罷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狗才！我胡大爺一向在上八街、銀錠巷、七寶巷、沙皮巷，專嫖有名的姐姐，怎麼說個吳山上？」龍興道：「只是前日在梓樹下、獨扇門，禪做鷺鷥一般，伸著頸子，看得四下沒人，一頭就進去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哇！胡說，快開船。」白生道：「選開到湖心亭去。」船家道：「曉得。」起掉不多時候，說到湖心亭了，請列位相公上去。龍白二生道：「好一座華麗亭子！」龍興道：「這是內裡公公新蓋造的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到虧這個知趣的公公。」忽見弄猴蛇一伙叫花走來，唱道：「笑富貴，空中電，美功名，鏡裡花，腰金衣紫是何人，只好籠中蛇猴怕。爺們賞酒。」龍白二生道：「到是警世的話兒。功名富貴，真是一場春夢也。」胡公子道：「然也然也，賞他酒去。二兄，我們把船放到堤上去走走好。」二生道：「龍興，攜著酒盒，另叫轎馬，到第六橋邊伺候，把盒兒放在堤上，我們席地而坐，飲三杯助助腳力好走。」龍興道：「有轎馬。」白生道：「我們騎了馬，從淨慈寺轉到昭慶寺走一遭來。」迤邐行來。白生道：「這昭慶寺又壯麗似那淨慈。」龍胡二生道：「果然。」又見一貨郎走來：「列位相公，買春藥春畫。」龍生道：「胡兄替他買些，可為濟嫖之具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妙妙，你有什麼藥送來？」貨郎道：「興陽帶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好發興呀。」貨郎道：「藥煮蝦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是堅之物。」貨郎道：「還有蘇州春宮。」胡公子翻閱一回，說：「這是唐伯虎的筆。」白生道：「這是仇十洲的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是周東村的筆，妙妙！」龍興也在背後偷瞧：「哎呀，怕死人。」胡公子道：「狗才看什麼？沒有你的份哩。」貨郎道：「還有嶺南蛤蚧。」胡公子道：「蛤蚧尋了兩年，再沒有真的。還有什麼久戰的藥麼？」貨郎道：「還有蟬酥錠，抹在龜頭，通宵弄得婆娘怕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一發妙了。龍興，你可帶得銀子來，替我都買了去。」龍興道：「大爺要藥去嫖，怎麼問龍興討銀子？」胡公子道：「狗才！你見胡大爺曾帶了銀子也走不曾？」貨郎道：「這樣，明日買罷。」胡公子道：「掃興。」龍興道：「轎子在這裡伺候了。相公一發到龍井，這樣轉到那裡，有絕好的茶。」龍白二生道：「就去也好。」

龍興報道：「前面是龍井了。你看那石池內好大魚兒，再往前去，就是紅蓮院綠林街了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龍興道：「這是前面竹林寺，月明和尚度柳的故事。」龍生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打從這錢塘門進城回去罷。」胡公子道：「今日之游可謂樂極，只是少個妓者。明日待小弟作東，攜了幾個賤表再來走走何如？」龍白二生道：「多謝。」龍興道：「大爺只管說，明日就要變了。」

按下胡公子游湖，出了無限的醜態不提。卻說一個牝狐在丹崖翠壁，久已埋頭吸露餐霞，更歷千載。看官你道他是何人轉世？不用代數，且聽他自陳來歷說：妾生前西施是也。只因傾覆吳國，天曹罰做白牝狐。向居洞府，號作霜華大聖，修真煉形，已經三千餘歲。但屬陰類，終缺真陽，必得交媾男精。那時九九丹成，方登正果。向來遍覓多人，皆係凡胎，無可下手。昨見東吳龍驤，羨他玉貌冰姿，兼有仙風道骨，尚無妻室，一向飄零。現寓胡招討宅中。日後數年與他小姐有夫妻之分。我今化作白狐，暗地謀人。

點元陽，脫此軀殼。然後指點前程，先自撮合姻眷了。完這段因果，待我變化本質，改換衣妝。此去神通變化，到並不難，只是羞人答答的，仍舊要做這般勾當。事既到此，說不得了。見他時節，轉秋波，先將他一勾，不怕他不想我。沒人處再把幾句好語兒與他一個想頭，再拋個打心球，倘龍生熟於採戰，反輸了一帖怎了？龍郎龍郎，你不要做了個好看不中吃的。

來到胡招討花園內，也且喜來得湊巧，正遇他家賞花。弱妹必定到此。再學他些聲音體態，好去勾引龍生。你看這太湖石畔聊可藏身。正是：

片石孤峰窺色相，無如此地學長生。

不知他如何竊取胡小姐容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蕉葉帕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